

安吳四種卷第十三

藝舟雙楫卷第六

涇縣包世臣慎伯著

論書二

書譜辨誤

書譜云羲之入都臨行題壁子敬密拭除之書易其處私爲不惡羲之自都返見曰吾去時真大醉也敬乃內慙又言謝安素輕子敬之書子敬嘗作佳書與安謂必存錄安輒題後答之敬深以爲恨之二說者不知所自出大約俗傳非事實按右軍癸亥生當西晉惠帝太安二年至甲辰生大令爲東晉康帝建元二年至穆帝永和九年大令年

廿歲會蘭亭尙不能成詩永和十一年春右軍辭官營墓居會稽是後斷無入都至遲亦永和十年大令年始十一焉得有拭除父書而別作之事乎謝安長於大令二十四歲大令始仕係爲安衛軍長史太元中建太極殿安欲大令書其榜爲百世光卒以難言而不敢逼是其極重大令又焉得不存錄大令佳書題後答之之事況安爲大令父執已又係其故吏卽不存錄其書又何至深恨耶大令臨命時自言唯念及辭郗氏婚事深爲疚心則其他行檢無瑕可知且南朝深重禮教東山絲竹尙貽譏議以靈寶之悖逆聞呼溫酒遂伏地流涕不可止況自

稱勝父如虔禮所述乎。恣意汙蠟是不可以不辨。至玉潤帖世皆署爲右軍以予審之實臨海太守凝之書也。右軍卒於辛酉。當穆帝升平五年。大令年十八。升平三四年間。右軍致周益州書有唯一小者尚未婚。過此一婚便得至彼之言。未婚之小者卽斥大令。前此升平一年。旦夕都邑帖止言無奕外佳。仁祖日往尚不及蜀中山川諸奇。嗣有省足下別疏及年政七十二帖。始訂遊目汶領峨眉之約。最後乃言待小者婚乃能至彼。七十帖有云吾年垂耳順。其時想已五十七八。故知是升平三四年間書也。不一。年。右軍遂厭世焉。得見大令之小女玉潤。且言發癩癩疾。

少差耶臨海奉五斗米最虔帖稱家長是固兄之稱耳
真書視右軍差斂而姿態遠遜又其辭愚慙非臨海不至
是也若保母帖乃越僧得之以五百金賣與韓侂冑者書
必出大令或其時大令書尙多集字精刻以誑侂冑未可
知也右軍卒辛酉年五十九至哀帝興寧三年乙丑右軍
僅六十三而李氏願七十是長於右軍七歲右軍七兒一
女皆郤夫人生帖言同生則自有妾媵然東牀坦腹右軍
尚少焉得有妾反長於壻至七歲之多耶

跋榮郡王臨快雪內景二帖

古人論真行書率以不失篆分意爲上後人求其說而不

得至以直點斜拂形似者當之是古碑斷壞彙帖障目筆
法之不傳久矣南唐祖本字內罕覲潭絳大觀寶晉諸刻
具體宋人停雲鬱岡悉成趙法卽華亭力排吳興而戲鴻
不乏趙意良由勝國盛行趙書摹鑄路熟雖從真跡上石
而六朝筆妙已不可見加華亭選帖之時甫逾強仕字尙
無筆鑒復有舛故早燥帖虎兒書告淵朗帖東山帖謝莊
詩帖離騷經文皇哀冊皆中岳書先墓帖中唐人書黃耆
帖景度書思想帖秋深不審帖皆吳興書樂志論帝京篇
皆僞書悉令竄入其真蹟唯出師頌保母志南庫本十帖
行朱巨川告身祭姪文劉中使新步虛詞尙可以意推見

雙鉤懸掌指實掌虛之妙爲足重耳。大凡六朝相傳筆法起處無尖鋒亦無駐痕收處無缺筆亦無挫鋒此所謂不失篆分遺意者。虞、歐、褚、陸、李、徐、顏、柳、范、楊字勢百變而此法無改。宋賢唯東坡實具神解。中岳一出別啟旁門。吳興繼起古道遂湮。華亭晚而得筆不著言詮。近世諸城相國祖述華亭又從山谷筆短意長一語悟入。窺破祕旨。雖復結構傷巧較華亭遜其遒逸而入鋒潔淨時或過之。蓋山東多北魏碑能見六朝真相此諸城之所以或過華亭也。今觀榮邱書雖撫戲鴻木本而筆勢逆入平出江左風範儼然若接不受。甞墨之愚可謂諸城而後再逢通識者已。

鐵香得之裴池見示故欣忭而記之同觀者張翰風彥惟
竹林容瀾止來止昆玉徐仲平魏會容葉東卿方彥聞胡
蘇門

書臨平原祭姪稿後

平原三稿以祭姪文爲最奇縱定是真跡然考祿山以天
寶十三載十一月甲子舉兵未出范陽卽命安志忠將精
兵守土門以遏西兵東下之路及祿山至藁城常山與其
長史袁履謙出迎祿山大喜加以金紫使仍守故治兼轄
附近諸軍改命蔣欽湊率曳落河百人圍練兵七千守土
門屬常山統轄常山以十二月丙午定起義之謀假祿山

命召欽湊至郡受犒日暮抵城外常山命暫就傳舍遣屬載酒召妓醉而斬之盡殺曳落河而散土門之衆丁未祿山遣徵兵幽州之高邈自幽州返南至郡常山又遣屬計擒之少頃郡南報何千年自東都來已入境常山遣迎於驛千年已聞邈被擒指揮從騎鬪皆死因擒千年河北從風反正者十七郡常山遣其子泉明送欽湊首並邈千年至長安至太原同行之張通幽說太原尹王承業留泉明更其表別遣送都沒常山之功及太原陷泉明被擄囚於范陽先是祿山命互更諸郡守饒陽太守盧全誠一名鑑不受代祿山命張獻誠將五郡兵圍四十餘日及聞常山

兵起欽湊等被擒解圍遁去。又祿山所命景城守爲縣尉賈載穆寧誅死。祿山自東都命史思明攻之。思明兵至景遣人說穆尉穆立斬之。共推平原爲盟主。平原遣常山之甥盧邈詣常山約同起義。祿山聞常山兵起欲歸自攻之時已定。十四載上日稱帝東都之議。因遣蔡希德自河內將萬人擊常山。思明亦與李立節自景城率萬人同至常山。正月壬戌常山城陷。擒常山及履謙送東都。遇害。史不言常山遣李明詣平原事。常山郡今真定府。土門在獲鹿縣。去常山西一舍。平原在常山東南。土門非道所經。且其時土門已無守。兵城陷無關土門事。文爰開土門云云殊

不可解及思明降平原已改刺蒲州泉明及得歸蒲州平
原命泉明訪求常山之子女陷賊者泉明先至東都求得
常山及履謙屍又在常山訪贖眷屬多人亦不言得季明
首櫬事文云再陷常山陷字當訪字之誤也賊臣不救斥
太原尹王承業承業故匪人然太原距常山且六百里思
明兵至常山三日城遂陷雖救亦無及也常山自起兵至
城陷前後止十七日思明破常山移勝兵攻饒陽月餘仍
不下而臨淮救至擊敗思明軍饒陽乃解常山之起義反
正也以前趙州司戶包處遂而近在肘腋不與之謀軍
饒陽距常山一程常山爲盟主復不與饒陽圖事反遠結

王承業心目中唯見頭銜高卑真白面書生也臨淮至用
司戶謀遂大破思明於嘉山饒陽之忠與能不下睢陽司
戶談言微中。有仲連之風而名皆不著真有幸有不幸哉
此丁酉夏臨平原稿書而刊其錯誤以應陽湖劉廉方
者廉方好學治古文工北朝書於僕筆法尤爲篤嗜而
忽以癸卯夏旅化於浙年廿三歲錄此爲之垂涕甲辰
八月倦翁記

題隋誌拓本

嘉慶二十年西安民掘地得石誌二二隋太僕卿一太僕
夫人姬氏俱正書徑半寸太僕志縱橫各三十七行夫人

謹縱橫各二十七行字畫雋密詞理高華玩其筆勢斷爲
率更無疑也永興稱率更曰不擇紙筆皆能如志於此拓
見之蓋其指法沈實力貫豪端八面充滿更無假於外助
故也率更書晚而彌峻姚辨志千字文皆大業時書其體
壯實近遺教經體泉銘擣素賦心經夢奠皆貞觀時書其
體雄峻近曹娥碑二志字同千文而更遒麗書道習法易
而創體難近世北朝石志出土者多矣字畫率樸茂斂分
勢而爲之至率更出始醞釀分法而盡變其勢厥後祖尙
流風雖峭厲如蘭臺圓勁如裴休卒莫窺渾厚之域而謂
同時儕輩竟復有學業相抗而無聞於後者乎率更碑版

傳世者悉傷磨刮卽得宋拓亦非真相而二志數千字完好如新豈非墨林至寶耶太僕志極沉毅夫人志稍加妍雋蓋藝之精者必凝於神下筆時因人因文寄意稍殊體勢與爲關通耳余嘗見南唐搨畫贊十三行沉肅如漢分今見二誌益見山陰家法爲宋以來彙帖所沒故具說之
自跋刪擬書譜

吳郡書源出于敬序述右軍諸帖略不一及草勢是其意故不尙右軍草也學宗子敬而論排之者以文皇有餓隸之誦耳然鼓努者屈鉞抽刀之類標置者讓頭舒腳之類此在右軍無定法而子敬眞行所不能免則其目擊心迷

之歎亦有自來矣。吳郡雖得子敬之筆，至於體勢則未也。書斷謂其有天材，少工用，真行雅於艸者，正以其艸無點畫處，遂無字耳。筆墨利病，推闡幾盡，而每爲腴詞掩意，故刪浮言以顯名理。六篇之譜亡于南宋，今傳者止其敘說白石所續，非吳郡指也。臆測其目，當爲執使轉用擬察，凡是數法，余他書言之已備，故將刪本擬寫一通，察其結法，依據永師善爲變勢，遂能立家。予書此勢，取仍舊而料白處行，大都以子敬之意行之。嗟夫，察之者尙精擬之者貴似，此卷分之則似，合之則不似，能知其所以不似，是在精于察矣。寫竟傳示，修存熙載蘊生震伯，當其喻此祕密道。

光壬辰閏月晦日

自跋艸書答十二問

余自得版本閣帖篤嗜大令草乃悟吳郡不真而點畫狼籍一語爲無上祕密及見華亭覆澄清堂帖載右軍又頃水雨以復爲災彼何似兩行十一字嘆其如蟲網絡壁勁而復虛眞吳郡所謂同自然之妙有非力運所能成因信高坐兩行素書入神高閑以下只可懸之酒肆襄陽之言良非無見徧閱唐人傳書成篇幅而不偈山陰家法者唯屏風書及書譜然屏風書遣筆處恒傷疾又形骸多有未檢書譜守法頗嚴而苦彫疎無屏風書茂密之致遂俱置

不習其勢。今秋薄遊武林。求書者胥至。行笈無可鈔錄者。從友人假得書譜各臨寫數行以應之。以其文多蕪穢。略爲刪截。返邗乃寫出。刪本授子弟誦習。反覆察其結法。空曠而完密。氣力實有過人。擬之數過。益能盡其得失。篇端七八百言。遵規矩而弊于拘束。彫疎爲甚。而東晉士人以下千餘言。漸會佳境。然消息多方。以下七八百言。乃有思逸神飛之樂。至爲合作。聞夫家有南威。以至篇末。則窮變態。合情調。心手雙暢。然手敏有餘。心閑不足。賞會旣極。略近瀾漫。是故吳郡語雖過分。然使稍存謙抑。不盡所明。則樞機永祕。希風無從。草法如綫。藝林實載其功矣。蘊生曰。

先生擬書譜豈欲操吳郡戈入室以伐之耶至兩荅之文極言學書工用六篇之闕頓還舊觀若寫出流布斯乃明火燭蟬之盛業視擬書譜相萬也余謝以非任而友生誤聞其說以佳楮相餉遂試爲之以質蘊生道光壬辰孟冬甲子

右軍作真如草大令作草如真作真如草率更雅有神解襄陽贊以真到內史而狀之曰莊若對越俊如跳擲信爲知言然率更下筆則莊俊俱到右軍下筆則莊俊俱忘此則欲從末由者已作草如真有唐三家畧存機意長史八法完具而不能無檢攝不及處醉僧藏鋒內